王莽傳卷第六十九中　班固　漢書九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　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紱師古曰紱謂
韍璽之組音弗上太皇太后曰符命
去漢號焉初莽
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師古曰王訢爲丞相初封
宜春侯傳爵至孫戚莽妻
戚之女本生四男守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
師古曰荒
音呼廣反迺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師古曰辟
辟者取爲國
君之義音壁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
吉爲功成公宗爲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
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

乃太祖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子朗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爲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爲宋公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歎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徃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禹重丘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漯音它合反禹音與陽同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官皆伏哭莽謂羣公曰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音丞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弼爲更始將軍廣

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
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
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王盛者賣餅葬安柔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
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
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
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
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
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子不得與語常在四辟中
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辟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一不能名六畜後葬以女

孫宇子妻之葬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
致時雨應劭曰貊之不恭是謂不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
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
東方故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以晷晉灼曰煒音暉如淳曰
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
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考景以晷蜀焉熒惑司愆南
嶽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
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
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赤煒頌平考聲以律晉灼曰頌
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爲地統地之中數六
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蜀焉師古曰頌讀曰
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
厥罰常陽陽旱也謂之不艾艾安也
師古曰艾讀曰又白煒象平考量以銓應劭曰量斗斛
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

致時寒 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亥烽和平考星以漏 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驗焉 月刑元殷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 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 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 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 曰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 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肱圜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左肱字 主司人道五教敦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弗訓 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 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 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 師古曰允信也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師古曰若順也 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師古曰共音曰龔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贊

官主乘輿服御物 師古曰贊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欽反後又典兵秩
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大守曰大尹都尉曰大
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
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
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吏名秩百石曰庶士三
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
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
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獻冕各有差
品 師古曰此獻謂衣裳之獻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
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

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丹
隱尤毋將虛 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爲虛美 好惡不愆立
于厥中 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勖哉 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勖勉也 令王路設進
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 師古曰非音曰誹 諫大夫四人
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膏繯之屬爲侯大
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 師古曰任充也男服
授印敖 師古曰敖亦印之組大下並同 令諸侯
印敖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皐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嬪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爲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皐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嬪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爲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襄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襄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師古曰恪敬也言侍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殷後并杞宋爲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服虔曰如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襄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襄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葬又曰子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土堯反神祇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

昭燿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也自云黃虞之後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爲大祩歲時以祀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祩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名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

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同姓昏娶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睦王陳胡公諡也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宗頭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

陽莒服虔曰濟南縣二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恭之高祖名邕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嘗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於文祖受終之義也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師古曰嬗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寖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爲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

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與攝同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爲攝皇帝又爲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冀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師古曰屬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

刀之利皆不得行 服虔曰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令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在上面作兩龍燕瘦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辟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聽以教嚴既正既直既飾既方庶瘦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辟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 師古曰校勝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 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

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 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

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奴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誖音布內反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之以爲奴也說書者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正及子之讀乎奴讀曰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亢辛兌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互音工衡反罷音疲癃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在食貨志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云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師古曰厭飽也俱陷于亢辛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爲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丑知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

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來小兩行難知又數
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
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
比非井田制杜四裔兼并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
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
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
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
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
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

言雖雜化爲雄雉之屬其文乖爾雅依託皆爲作說（舸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爲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十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梓潼獻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宅（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

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
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
台音 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
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
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師古曰寖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
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
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
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
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決其以勉書孟康曰哀
帝所作策

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爲眞也晉灼曰
勉字當爲龜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
是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師古曰
繢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以赤加繢爲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繢胡內反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
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
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
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
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
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
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
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

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迺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矩矱反葦然變動之貌也矱音居具反矱音曰佐佑也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

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繒帛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爲牝馬六地數也皆負鷙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鷙鳥雉屬蜀即鵔鸃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鷙音質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

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 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師古曰徼
字與踰同 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富師古曰富亭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士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兆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害成故引之 拜爵王庭

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 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 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爲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 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 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 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荊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寒阸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力救反 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千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

北當燕趙 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 女作五威後閣將軍垂口捶扼尉睦于後 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挩謂據險阸而捶擊也捶音之藥反 命堂威侯王奇曰有匿之險東當鄭衛 師古曰言有吞山也匿匿池也皆在陝縣之東匿音莫善反 女作五威左閣將軍函谷扼難掌威于左 師古曰扼謂糾閉之也由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扼音步結反 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 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阪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阪丁禮反 女作五威右閣將軍成固據守懷羌千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師古曰促讀曰趣 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 師古曰狂妄之賊在掌寇故云治者 眞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眞定常山大雨雹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二年

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帥爲男初設六筦之令 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 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懿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 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 師古曰但欽也 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 師古曰刁音貂 劫略吏士自稱廢

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秦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奇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師古曰並解於上）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扶恩侯劉賞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衆謀反（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堪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尺孕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

或獻天符或言昌言師古曰昌當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所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言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改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皇皇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知先祖故孚韓邪單于稽侯狦師古曰狦音弗又音步安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

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龐苞蠡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
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天下騷
動先至者出邊郡須單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
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寶是以
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僵
載煩費師古曰僵仆也一輕一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
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
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適重其法
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
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
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舍謂行道飲食處
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爲
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
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
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
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
倡導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
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
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
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頭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

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奏輒復封舜歌兩
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巳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
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眞舜欲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
軍（師古曰拂讀曰弼）與賈餅兒王咸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
陵立二伯（師古曰分陵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陵以東周公主之自陵以西召公主之陵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陵音式冰反）
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
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

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
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
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
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
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
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
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
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空莽解其辭入視
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
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磪隆

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蹙頤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頤頤也蹙音其月反頤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駹裝衣師古曰毛之強出者曰駹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駹音力之反字或作蒙音義同又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葬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獻傳非親近莫得名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北打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

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幷州平州尤甚莽令大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師古曰逯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

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埶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懼臣安以法柘良人爲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毒蟲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蟲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算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癸季反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褒新侯臣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弼走師古曰弼古奔字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龐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

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
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
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
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
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
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
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
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潁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潁音頻又音賨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音天厭難
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
角所爲莽弥怒誅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視音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
大贊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授索城中
名曰橫挼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挼五日莽至明堂
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
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
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並解於上詩國十五柿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檜魯商凡十五國也

一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檜是爲十五國師音普胡反頒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言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負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

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兩兩而降殺音所例反至於一成如淳曰重爲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芋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子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

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師古曰解音胡買反）思稽（師古曰稽考也）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佰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廼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王之名也音下皆反）莽諷羊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尉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反）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卧反）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

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髀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肖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亟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祐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

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具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厄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爲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鈞反）

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
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師古曰須待也）
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
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
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
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
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葬欲都雒陽不肯繕治
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

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
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之間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
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
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
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
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
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
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
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畔者

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卧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耜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耜曲耒也音力軌反予之南巡必躬載耨縣則耨以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音奴豆反耰音火高反僞音曰訛訛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鉦鼓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巡必載拂再縣則粟以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位後往陽之都焉敢有趨讙之譁以亂大禮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讙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關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闕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

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曰坐卧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耜（耒也音力軌反）予之南巡必躬載耨（音奴豆反耨音火高反）予之西巡必躬載鉏（鉏音佛所鑿渠）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拂音弗）毋縣則粟以勸蓋臧（師古曰臧者史令謂之連物粟謂治粟）毋縣則婦以勸南僞（師古曰婦謂紉也）毋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耜曲）

（王莽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踰違之事（劉德曰踰違去帥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關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闕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欲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

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載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門置戊曹士士猴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蜀公府諸曹之次第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莽大慙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入傅府捕士即時死大

司空士夜過奉常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苛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師古曰持爲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中木師古曰中古草字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

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蜀胡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櫟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師古曰竟音境諸侯國閒田爲黽陂增減云師古曰閒音閑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黽陂也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甸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爲名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是爲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爲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

外是爲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爲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善也昏以戊寅之旬

爲忌日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

十八人又罷四關塡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俛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昃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鉏耡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冕莽欲遣使送致恐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我爲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令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頷對者師古曰頷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冕敕令掘單于知莫邪墓棘鞭其冕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狀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意以

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埶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逾制相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擅衆事（師古曰擅與擊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官者領之

（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洊（師古曰乘積也憒眊不明也洊數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爲盜賊在

者少也即鄛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閻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桐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翕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天地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吉平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修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緡布二匹孟康曰緡八十緡也師古曰緡音武巾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儓凡十五等儓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著百有二十品

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
食其邑 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 師古曰謂因官職而食地也 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 師古曰穰音人掌反 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
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
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
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
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
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
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
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 大司徒保
樂卿典卿宗卿秩卿冀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
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
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 師古曰共讀曰龔 及六司六卿
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
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
養備損而爲節 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
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 師古曰幾音巨冀 勸進農業安元
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爲姦受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邑浮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邑讀曰揖壅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今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

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夫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嶲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棘道以

南山險高深茂多厭衆遠居師古曰厭讀曰壓同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亾訾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冝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怱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剥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

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等皆死欽封後到龔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剿胡子師古曰剿音子小反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中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班固　漢書九十九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從彳其音同耳）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爲建德侯逡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昊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

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爲一物則是謂菁茅爲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釣反次下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師古曰遴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湮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隊（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校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起酤酒買兵弩（師古曰酤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

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大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鈗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

興對曰荆楊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土戴反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土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

主幾以禁姦師古曰幾
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
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社冠存已
夏處南山臧薄冰文穎曰社福祚也冠存已欲龍衣代也應劭曰
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
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
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
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
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
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
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
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
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諸
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為衛
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
中常侍帶慢憚責問妨師古曰帶讀音帶又音徒蓋反并以責興皆自殺
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當書劾
仁乘乾車駕巡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
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
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以直道侯王
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

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以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虞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仍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良哉欲以詐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大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飢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師古曰寖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昊擊蠻夷菩豆等六傅幡叔七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吳茅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敢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繇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

下至鄙縣黃綬皆練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
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
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
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
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
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
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
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
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

安強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
後安公者中國之通稱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去
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
迎當置長安稾街一胡人耳師古曰稾街蠻夷館所在也解在陳湯傳稾音工早反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
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興而
立當代之師古曰與者時見爲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厩未發尤素
有智略非莽攻伐匹夫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
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師古
曰風讀曰諷及當出延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

山東盜賊莽大慙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蜂起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見很自臧坐不移（師古曰見很古狠字也見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爲善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違軍議（師古曰違回也音枉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師古曰戴謂載之組綬也）故郡以降符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言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師古曰舉百姓貲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言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司奏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曰視音示）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毋出此人使我致霸王）莽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毋大后而霸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

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謫謫責也徒厄反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巂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

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一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也士吏四十五萬人十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意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稗將軍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

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倉無見穀師古曰見謂見在也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舖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暴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懼懼也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以爲言也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

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襄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襄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

太一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諭諭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非追諭孔子爲襄成宣尼公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正音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社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

匣中者師古曰匣匱也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竪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寶自用其行氣也斯赤黯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戹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水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瞽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池波音彼皮反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

食子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鑿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言下吏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張眧說莽曰德盛者文繆師古曰文謂文也繆繫也言厚冥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目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驛言不絕壞徽城西苑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青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柮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琱文師古曰琱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今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卒

徒死者萬數鉅鹿令司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
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
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連及郡國豪傑數
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
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
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抱所以擊鼓者也音浮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
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如亂麻而沸湧又興奏宗廟社稷之
大作民衆動搖令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

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
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
枚直一兩品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
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太傅平晏
死以予虞唐貧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
乃身短衣小裹乘牡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槀去蒲翦也瓦器以瓦爲食器又以歷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
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衆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
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
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爲平化侯

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
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衆皆萬餘人武
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二年正月以
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
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
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
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
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望莽幸之後臨亦通焉
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吾一尋反能爲
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

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俞氏恩恐會莽妻病困臨
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
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
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
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怨疑臨有惡意不令得
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
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
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
侯林賜毒衣毬載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
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

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
列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
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
迺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
從悟起悟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
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
生男匡女曇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
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
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毋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
弄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編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

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
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臨爲功建公曇爲睦脩任
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
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
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
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
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
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
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
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

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楊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已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師古曰改相配也）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陁霜殺菽關東大飢蝗民犯鑄（師古曰鑄鑄錢之官也）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即長鏁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其舊名也匹不復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以王況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棼為大將軍楊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棼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師古曰儀夏人姓也）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家祠室謚曰瓜寧殤

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讀曰冀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
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
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
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巳行音下更反博采鄉
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
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
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鐫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
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謚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劒四面提
輟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壞之桃湯赭鞭鞭濯屋
辟師古曰桃湯濯之赭赤也鞭鞭之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
比壘居高寢師古曰徙此軍壘之兵近寢中也居也或言黃帝時建華
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璣羽
葆師古曰璣讀曰冀謂蓋弓頭爲冀形載以秘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
缶申也師古曰言譬爲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秘機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
車上人擊鼓鞔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輜車載喪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衆
且萬人平原女子逯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弄經以八箭投之示衆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爲賊方
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

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大傳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便宰邑所以爲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譏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邪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弃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於是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亶讀曰但言不爲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隨日而盡也闋音空穴反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

謂察視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穿牆爲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冀平連率田況素稟

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爲約赤檗閒之不敢入界師古曰檗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奏莽弁讓況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皇之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向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曼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

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催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寖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破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冶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

封都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駮師古曰霸伯皆讀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膢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

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綏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令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己力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犢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爲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閎東方諸倉

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師古曰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師古曰溥與普同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如令豪吏猶民享而擅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擅謂獨專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享也易不云虧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之象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懽悅無窮音義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咨虖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咨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

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
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
夏蝗從東方來翬蔽天師古曰翬古飛字也至長安入未央宮
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
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粟食之師古曰粟給也食讀曰飤
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
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
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
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

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
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令語賊猶曰幡城索音先各反廉丹
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
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
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
爲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
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
吏持其印敭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
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
公已死吾誰爲生馳馳皆戰死師古曰馳古奔字也莽傷之

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弩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謂發取也音徒釣反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驕馬呵譟師古曰忽謂怠也譟譁也音先到反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已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塡南宮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師古曰霸昌廐觀之廄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尋士房楊素狂直迺哭曰此

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撫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自劾去莽擊殺楊四方盜賊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

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益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都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式志反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除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以充後宮及采女以上二千餘人又發掖庭宮人以配封侯將軍及校尉以下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俛印韍執弓韣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弢弓依放之焉韣音獨音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北來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方師古曰穀善風也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毋逌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也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鑿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黔首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其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興洎南蛮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向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竇太后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大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凡三十萬衆追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音阻窄反下亦放此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馬將軍王巡左
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
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
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迺新室威寶之臣
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
剿絕之矣師古曰剿截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士咫頤等七十二
人分下赦令曉諭云頤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郾音一扇反

葬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至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並
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
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
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
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
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
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
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

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牒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豉反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發瓦師古曰發古飛字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虎號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

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涖以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外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外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外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外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

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歌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柰何不信涉也歌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毋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滅矣伊休侯者歌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歌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歌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贊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歌涉會省戶下莽令黃門譚青閤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刎待中王望傳言大司馬

反黃門持劒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莽欲以厭（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丛使虎賁以斬馬劒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剉音千臥反）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醯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毆中鉤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

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譟邑與計議（師古曰譟古呼字）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毋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

國師同說侯林爲衛將軍莽夏滿不能食師古曰滿音滿又音悶亶飲酒啗鮿魚師古曰亶音但下亦類此鮿海魚也音雹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塗色其周垣師古曰塗除之變其舊色也塗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司空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

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鄗亢備武關師古曰鄗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訾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訾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

辭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未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師古曰飧古餐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黨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厓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聞同姑邪道所由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肇成重牧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潼北渭口也肇音暗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

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
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
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
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
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碭下郅王大
皆率衆隨憲屬縣蓁嚴嚴春師古曰屬蜀縣三輔諸縣也蓁屬右扶風蓁讀與郪
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
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人
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倉尚未
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

華陰治攻具而長安亦多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
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
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
誓言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
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
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
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
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
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
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黃惲等分將兵距擊

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牢三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竝和師古曰衆羣行讙而自相和也和音乎卧反燒作室門斧劒法闥師古曰劒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讙古啼字也故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讙譟曰當柰何時莽紺袀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袀純也純爲紺服也袀音均又弋旬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天文即今之用拭者也音式曰時加其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

以爲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音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闥至漸臺師古曰閒閴僻言崎嶇屈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讙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覮憚

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音子侯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爵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爵切千段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切食其舌莽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劒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閭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

號尤茂降之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
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
嘗事崔發爲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安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譖王延王林
王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
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
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
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
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
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
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
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
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師古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
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
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
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
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
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

故能在家存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雁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極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猾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猾亂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頤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頤然衆口愁煩也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蠅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知歲月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蠅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蠅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蠅聲爲蠅聲引詩雖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爲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